



康巴周末

康藏人文

2020年11月21日 星期六
责任主编 索南仁 编辑 杨礼

絮语康藏

◎贺先枣

这个“田陀子”不只是照料他的连环画摊子，他时常会去参加一些可能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组织的街头活动。有一次，他拿着一根“竹竿”出现在我们这群小孩子面前，那条“竹竿”有些特别，约有一米长短的“竹竿”两头有能发出很好听声响的小铃铛。他把那根“竹竿”在他的肩头、手肘、大腿、腰上忽上忽下，忽轻忽重、前后左右地拍来拍去，真把我们这群小孩惊呆了，那条“竹竿”居然发出了那样动听的声音，更令人称奇的是，随着那声响，“田陀子”居然跳起舞来，左旋右转，动作轻盈，灵活如一只猫。于是，从这位“田陀子”的嘴里，知道了这不是竹竿，它的正确叫法是“霸王鞭”。

而“田陀子”的绝活是打“金钱板”，就那么两、三片竹片，在他的手里有时能打出急风暴雨似的声响来，让听的人不得不全神贯注，有时，他手的那几块竹片响得毫不迟缓，听的人随着节奏摇头晃脑。竹片的声响总是由远及近，而在不知不觉中又由近及远，远时抑扬顿挫，近时沉着舒缓，远时若有若无，近时高亢尖利。不管是在室内室外，竹片的清脆响声，伴随他口中滔滔不绝的说词，他就会把人带到另外一个奇妙的境地里去，忘记了身在狭窄的屋里或者是在街头上。不知那些大人们有什么感受，反正围在他身边的小屁孩们全都让他惊呆了。

他的本领远不止这些，他还会吹笛子，会吹箫。他吹着笛子指挥一群在他的小书摊上看书的小孩子们唱道：“雪山放金光，牛羊肥又壮。康藏人民就这样，生活在高原上”。实际上，这首歌当时在康定城里很多场所都有人演唱过，多少有点后来所说的“流行歌曲”的味道。小孩子们一般都是大声武气地跟着唱就是了，没有人会去想这首歌是从哪里来的，更没有想过一支歌要经过词作者、曲作者、演唱者的劳动才会让人欣赏到。

一直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一个偶然机会里，听了张央老师的介绍，才知道，那首歌的作词作曲者都是“田陀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90年代早已没有人在康定街头出现过的、那位早已人们口中的“田陀子”。由吃惊变为由衷佩服，不论这个“田陀生”是做什么营生的人，他都算得上是一个极有文艺才华的人。

田陀生不是康定人，据说他回他的家乡去了，却把他创作的一首歌留在了康定。在他创作这首歌曲里，他把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也是他呆过的地方称之为“康藏”，而没有用我们熟知的自治州、或者某个县这样的说法。也不知为什么，我对“康藏”这两个字十分着迷，自从听到这两个字后，就感到这两个字刻在了自己的心里。“康藏”这种独特的称谓，似乎包含了无穷的内容，长长的外延，厚厚的内涵，能让人沉思，能够让人过目不忘，甚至听到了就不会忘记。为什么会这样？也引出了我的好奇，一个在民国二、三十年代才兴起的，却在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地区称谓，它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

再后来有机会翻阅历史文字，这才发现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以来，“康藏”这个说法已经十分普遍，在当时的《康政月刊》《边疆通讯》《新西康》《边政》等刊物、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内容涉及到了历史文化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考察报告，有献言献策，但是题目都冠上了“康藏”两个字，有份杂志更是直接取名为《康藏前锋》。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些公司取名也冠以“康藏”，如“康藏茶叶公司”、“康藏贸易公司”等等。

红盖头

少女的心事，在雨水丰盈的季节，饱满成薄嫩的苞芽。

忙于活计的父老们也停顿下来，就像面对一次播种，翻开吉祥的历书，精挑细选，用娴熟的手势，把女儿嫁接在异族的枝条。

红腰带，红花轿，红头绳，新郎欣喜而红润的脸庞，铜锣哪也吹红了半边天，最动人的风景还是那招招摇摇的红盖头。

红盖头，在出嫁的日子，把重重心愿紧紧地裹扎起来，等待一次开放。

婚礼红红火火。古老的仪式中，神秘而宁静后面，红盖头，以无言之语，火焰般耀耀龙凤呈祥的祝福。

红盖头，在醉香中掀起来，掀起来，掀开贞洁的神秘，彼此走进对方的心之深处。等待了多年的故事，就在这两颗心一碰之间，开花，结果。

红盖头，瞬间如成熟的果皮剥露，汁液四溢，最鲜艳的那滴，落入眩晕的盏盏。春天的飞鸟，那只陶醉了的飞鸟，呢喃着想说什么？

红盖头，作块幕布，让婚礼热闹热闹地上演。就像一片叶子只有一次绿的过程，就像一朵花只有一次灿烂的开放，人就风光一次。她们在这必经的细节之后，平静地接纳着所有宿命的经历。不管是欢笑还是悲哀，生命依然流淌，红盖头，千万年来一尘不变。

转动的金筒

谢臣仁

10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乡村新型运输方式

◎邓明前

昨夜，老天爷像撒胡椒面一样撒了几滴雨，虽说雨量小，但丹巴的风终于在雨后，在这个周末休息了，空气中少了点灰尘的干涩，有了点清新的味道。天气短暂的好转，禁不住忆苦思甜，想聊聊丹巴的风。

2020年的第一场风，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早一些。

鼠年的天气有点反常，“风”来的格外早，以往都是十月中下旬开始吹风，一直吹到来年春天，今年的风从九月就不请自来，树叶还没变黄就开始落下，人们还没做好准备就要迎接风的洗礼。

窗户外，只要风出现哨声或箫声，就是在提醒人们，丹巴开始进入了寒冷的季节，丹巴的风不仅自带声音，还一路击打着彩钢棚、铁栏杆、铁制招牌等发出“咄咄咄”或“轰轰轰”的声音，令人情绪焦躁，胆小的、睡眠不好的人或初次来丹巴的游客甚至会因此失眠。

“丹巴的风，道爷的葱，要找婆娘到鱼通”，虽是一句俏皮的顺口溜，但也侧面说明了丹巴的风名副其实，秋冬时节，每每吹一次风，整个县城天昏地暗，飞沙走石，迎着风的铁皮和牌匾被吹的吱吱嘎嘎的乱响；前几年，城市建设还不是很完善，风一起，地上的灰尘、烟头各种各样的垃圾甚至体积小一点的石头瓦片被风快速托起涌向各方，不得不出门的人们，一股大风吹来，熟练的转身卷缩，头上、身上落满了灰尘、土渣；河边的树、山上的树被风狠狠压弯，细一点的枝梢随风摆动，像古时上刑场的囚犯披头散发，呐喊挣扎；丹巴的风好像会选时间，哪怕白天晴空万里，一到下午，到傍晚，到晚上，风就像千军万马被指挥着向丹巴进攻，风最大的时候，有点像《机器人瓦力》中狂风骤起的桥段，日落刮到风，让人难免心中戚戚。

风始终要停。呼啸一夜的风消停后，小县城的人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1948年冬月的一天，父母给我大哥邓明贵开筵席。接亲那天，母亲给我换上新衣新裤新鞋，叫我去给新嫂嫂押轿，我的第二次押轿就是这样的。那天，新嫂嫂准时发亲。新娘上轿坐当，双手接着我，轿子一颠一颠往前行进。一路上轿夫们的“路号子”和颠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花轿夹行在浩浩荡荡，长长的接亲送亲队伍中间，后轿夫的视线往往被花轿遮挡，看不清路，要靠前面的轿夫传报路面信息，俗称“路号子”。新嫂嫂坐的花轿出了娘家门，在田野小道上连拐两个“之”字拐，前轿夫呼“弯弯拐拐把路行！”后应“轻摆轻摆走几步！”；花轿要过下河一座独木桥，前呼“你走你的独木桥！”后应“我走我的阳关道！”；花轿通过一片乱石滩，前呼“大钉小钉（命孤如铁丁头）！”后应“脚上长眼睛（踩稳当）！”到了杂草丛生小道，路上有一堆一堆的牛屎，前呼“天上一枝花！”后应“地下牛屎吧！”；轿夫走到笔直路上，前呼“前路一条线！”后应“跑得马来，射得箭！”；轿夫前方路面有积水，前呼“天上明晃晃！”后应“地上水荡荡！”路上迎面来了看热闹少女，前呼“前有几朵花儿！”后应“只能看，当不了家！”花轿要穿过城木林，路两旁有树，担心花轿撞上树杆，前呼“两边有！”后应“中间走！”轿夫要过一边高，一边矮的斜坡路，前呼“左踩！”后应“右踩！”；花轿要走上上坡路，前呼“步步高！”后应“踏稳脚！”……这一报一答，见啥说啥，脱口而出“路号子”语言诙谐风趣，在山谷旷野中喊叫，声音嘹亮，给接亲送亲队伍增添生机和乐趣。一路上，轿夫们还有“颠轿”习俗。轿夫肩抬的斑竹轿杆，有柔、韧性好。轿夫们到了平展平路面，有意把花轿上下左右不停颠簸，左右晃动。时儿把轿抛高，时儿抛低，新嫂嫂和我无法坐稳。嫂嫂吓得呼爹喊娘，差点呕吐。大骂轿夫“欠儿子”（汉语意为恶作剧），我紧紧抓住嫂嫂双手尖叫起来，轿外传来阵阵笑声。轿夫们说，要把新娘颠哭，颠叫、颠吐，婚越吉。我大哥和嫂嫂婚后一、二胎都是男孩，他们一生中育有五个子女，三男两女，人丁兴旺。旧时代，新娘坐花轿出嫁，童男押轿的婚俗，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妙趣横生的婚俗文化。



婚礼。王军 摄

康 | 藏 | 民 | 俗 |

鱼通婚礼闹“花夜”

◎魏奎德

鱼通片区是甘孜州康定市下辖的一个行政区域，数十个村庄座落在大渡河沿岸清水绿山之间，除了已保存上百年的土司官寨遗址外，令我神往的还有鱼通婚礼上的闹“花夜”。

一月前，一个忘年之交邀我前去参加他的婚礼，地点在鱼通片区捧塔乡新兴村的新娘家里。我满心欢喜，如约而至。

去年我在康定小住了半年，初知鱼通片区位于康定市东北部，距市区和丹巴县各70公里左右。捧塔乡与其周边的三合乡、金汤乡合称为上鱼通；姑咱镇、时济乡、前溪乡、舍联乡和麦崩乡合称为下鱼通。上鱼通和下鱼通居住着一个族群，他们自称贵球人，当地汉语方言译为鱼通人。

秋阳照射在逶迤的大渡河上，河面泛起金黄色的鳞片，河谷两岸灰白相间的村寨错落有致，村寨炊烟袅袅，屋前屋后数不尽的柿子树上挂满了橙红色的柿子，在阳光的衬托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好一幅藏乡风情画。

几经峰回路转，我们到达了新娘家里，新娘家所在的捧塔乡新兴村处在一个大平坝上，坝上栽满了苹果树、猕猴桃树等，最令我惊叹的是那棵四五个人才能合围的核桃树，数不清的果实悬挂枝头，散发出浓浓的果香。村子里都是族亲，男女老少都穿着盛装来到了婚礼现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鱼通的婚礼独树一帜，新娘出嫁前的晚上要闹“花

夜”。闹“花夜”实际上就是表演节目，每家每户必须要出节目，数量不限，包括新娘本人及兄弟姐妹们，还有她的父母都要上台表演。鱼通人似乎会说话就能唱歌，会走路就能跳舞。我被台上的舞蹈深深吸引，这些舞蹈动作幅度较小，自然大方酣畅舒展，有牵手围成圆圈的，有圆圈中穿插其他队型的，其服装的样式和色彩更是颇具少数民族特色。他（她）们边唱边舞，舞姿翩跹，歌声悠扬，既刚劲有力又柔美飘逸。我们不禁讨论我身边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老人：

“这舞蹈叫什么名字？”
“叫鱼通锅庄。”
“你是什么民族？”
“贵球人，就是鱼通藏族。”

“外界所说的锅庄舞是你们特有的？”
“喔呀呀（是的是的），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不会跳，节庆婚宴必不可少。”

闹“花夜”还有一个重要环节便是宵夜，族人们要选派威望高的老辈一一给客人敬上自酿的粮食酒和葡萄酒，下酒菜是当地合作社自产自销的农家土菜，荤素搭配，大快朵颐。把酒言欢中，我得知这一地区既是藏汉羌彝走廊和茶马贸易交通的交叉地带，又是多元文化交融和层积区域，更加之时光的流逝和形势的发展，鱼通人的思想观念、精神文化等诸多方面已经和汉藏等民族融为一体，如婚姻嫁娶的全部过程就与内地大同小异。尽管如此，许多方面至今还是保留着不

横 | 断 | 山 | 人 |

仙境亚丁

◎张春文

亚丁景区的另一处胜景便是冲古草甸。这片草甸位于仙乃日雪峰北侧的谷地中，在雪峰、森林和溪流的装点下，如一副绝妙的图画。绿色的林子，蜿蜒的小溪和如茵的草地互为点缀，互为映衬，天工般和谐。草地在山谷里铺开一片迷人的翠绿，众多小溪从山麓的林子潺潺而出，在碧绿的草地上舞出了缤纷曲线——那是造物主的神秘语言。最迷人的当然是金秋，草丛里花朵还没有枯萎，而林子和灌木丛披上了斑斓的彩衣：翠黄、深黄、浅红、桔红、墨绿、宝蓝……各种色块混杂交错，互为镶嵌，构成了缤纷绚烂的色彩世界。若是晴天薄云，太阳从云层间投下的巨大光柱在草甸上移动着，满世界的色彩明明暗暗变幻着，瞬间有了灵动，令人恍若进入了童话世界。在亚丁方圆百余公里范围，这种草甸与山水树木巧妙组合的奇景妙境还有很多处。世人皆知的洛绒牛场也是一处绝美的草地，位于夏诺多吉和央迈勇两座雪山之间，是片人迹罕至、未经人类打扰的净土。这里四野宁静，草地如毯，溪流如琴。延绵的岩峰高低错落，重峦叠嶂，奇峰怪石，在雾霭中时隐时现，演绎着缥缈奇幻的意境。

亚丁，造物主精心的杰作！亚丁，亘古不朽的至美至真。当人们走进亚丁，领略那些奇山异水时，谁都会被感染、被震撼、被惊异。很难想象哪里还有比亚丁更美的地方。世界上可以有更高的山，更阔的湖，更葱郁的森林，更神秘的村寨，但将雪山、草地、湖泊、溪流、古林、鲜花完美地组合在一起，构成神秘而圣洁的仙境，恐怕就只有亚丁了。所以，当亚丁的美景第一次撞入美国学者洛克眼中时，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无与伦比的美丽！”世界华人摄影协会副会长、美籍华人李元先生1996年到亚丁采访后，曾这样表达的感受：“亚丁就是1000年前的瑞士风光，这里雪山环抱，谷底温暖如春，雪山上茂密的原始森林，绿草茵茵，鸟语花香，流水淙淙，肃穆的寺院，宁静的村庄，再加上这里古朴、善良的人们，我认为亚丁就是香巴拉。”

离开捧塔，下山返程，眼目中是银光闪烁的雪山，晴空飞翔的雄鹰，漫山遍野的格桑花，身边大渡河的碧波。脑海中却不断地回放着闹“花夜”每一个醉美场景，连同那洁白的哈达，“扎西德勒”的良好祝福，新郎新娘的甜蜜笑颜，团结文明热情好客的乡亲，盛大筵席上的牦牛肉的浓香，以及我和鱼通老乡们的友好交流，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不消失的美好记忆。